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洲初稿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_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_臣戴璵

欽定四庫全書

東洲初稿卷六

明 夏良勝 撰

奏狀

論用兵十二便宜狀

奏為定策剪寇以靖地方事臣聞京師朝廷之心腹也
省會為肘腋也運道為喉嚨也聯屬一身不容一息之
有恙也今天下諸路褻兇鞠頑攻城畧地形諸奏牘而

輦轂密邇之地尤為熾烈擁艦斷流國儲多損是猶腹
心肘腋奇疾交攻而噬不容粒縱和緩名流亦或裹囊
而未敢一匕以取效也今廟堂之上回顧却慮上翊神
謨而遣將調兵日復煩擾但重臣迭出非可形破斧之
詠而邊軍久役或能啓空壁之疑居重馭輕之勢縱未
倒持而顧彼失此之患亦難逆覩襄夷期亟奏功籌畫
必須預定臣本迂冗下才不通時務然寢食未敢懷安
犬馬每慚莫効謹以行軍便宜畧陳條目未能考古證

今豈謂隨機應變然天不以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
世有小人而廢聽納如芻蕘之言無一可采伏望陛下
別命多官議處各陳所見昔馬援猶能指示方畧而謂
敵在目堂堂天朝豈敢謂無其人哉臣草率干冒天
威不勝戰慄之至為此條陳一十二事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一凡軍容厚集其陣以養威重今出京軍為戍卒可也
邊軍足為鬪士矣至於奪心之將尚須召募死士若謂

賊有潛奸摻入皆上將也發之大早則絕其歸路發之少緩則墮其計中羈縻散處以計戮之亦足剪其羽翼就中審是脅從微有叛意誘以厚利則兵法所謂因間之術可行也其真以死士應募者激以忠義約以爵賞令其三五為侶或作商賈而被虜或號竊盜而合從僅得百人入黨則向導從諜皆吾人也伐謀伐交知彼知己保無虞也若伺其間隙當酣飲肆淫之際而殲彼渠魁脅從當為解體若欲交鋒臣謂此輩皆為立赤幟者矣

一凡賊之強盛皆資糧於我不勞費送坐享肥甘今野
無黍稻失馬之資若傳軍令凡賊鋒可及附郭市鎮去
處俱不得積頓糧草等物或運或藏聽其所便臣知奪
彼所資而老困之餘或可以成擒也

一兵詭道也正勝之戰不聞久矣如今賊攻滄州等處
城守不下積以數日彼此坐困上流如德州下流如天
津相機策應分道竊發而夾攻之又發一枝水道艤舟
以要其遁或遺一矢城中開門以擊其衝彼之腹背受

敵我之犄角以成臣以為制勝一策也

一戰陣之法識時為上賊之所恃者弓馬之力值茲秋
爽誠彼之利必乘雨而攻之如雪夜取元濟可也況賊
屢勝而驕肆志寵樂又不必鴈雜更聲而後即邇然機
括欲密莫知其來莫知其去如狄青於崑崙關既勝而
不知乃妙筭也臣思天下不患有此賊患無此將畧而已
一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今賊處其逸我當其勞非可以
速勝之勢也必求城郭完固之處以安營寨平定練習

將知卒卒知將關隘可以察奸威聲可以震敵數挑而不戰屢約而不合先守後攻縱不勝臣保其必不敗也一軍士所領器械多係積朽鋒刃者或銛鈍而緩急不利於用筋漆者或敗液而強弱不稱其人神鎗銃石伏弩宜於隘口而非平曠所施臣聞先年海寇施天泰作耗從事軍門者新製火藥有名噴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數節間圍以鐵以火藥與鐵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動可持久彼當其蔽我處其明入

膚焦髮創見亦難於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燬艦成功況茲陸野攻取皆為有用之具也

一凡軍法主客不可相應彼左而右彼右而左彼騎而步彼疾而遲皆在隨機以應變也如今北方所恃馬陣也我未成列突焉而馳京軍怯懦收韁促鎗恐墮不暇若列步卒比刃而迎之猶足當鋒邊軍游騎分道而馳之乃為有濟臣觀之傳狄人用車戰而荀吳毀車為行伍乘為參伍是以取太原之勝也

一凡京操軍士綿軟偷惰盔甲着身若不能任轉項運臂已有難色其能據鞍上馬者鮮矣尚能挽幾石弓執數尋戟以從事乎況馬雖強壯其所載器械雨具已如二人乘者奔馳百里水草不時損亦良多若素疲瘠又將何如大抵馬上從軍非邊徼素習適為敗奔所恃賊因得之壯為騎而瘠為糧也況經行調度一馬之費可備三卒臣意自邊軍外其餘調用軍士不必給與馬足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古者濟河焚

舟與持糧三日之意正謂是也

一凡各處行軍俱以重臣總制固是慎重之意然叢爾小寇迺爾鄭重譬言之奕者此為盡着也況爵位已滿於素望精力不逮於初年鞍馬之勞似非所便常觀古之立功名者俱以志氣尚銳血氣方剛乃能有濟而先聲後實亦在威望素為懾服者耳若曰德望鎮重古人有曰貪可使也詐可使也陳平吳起何如人哉

一軍威以殺為主故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全勝之功

古今幾見賊之令嚴而多殺故進則生而退則必死我
屢敗而未戮一將與卒故進則死而退則可生勝敗之
異職此之由伏望陛下申令主帥使副屬而下俱得按
法行誅如戮莊賈為徇人雖至愚敢不用命勝敵為幸
生之計哉

一天下運道為賊阻截良多休息無期却奪有素萬一
賊遁南奔適為彼之具餉臣意天下倉場皆朝廷外府
若使督運官軍隨船所在官司倉場如法收貯仍令各

衛所官督集運兵何啻數萬或攻或援調遣隨時必待
功成賊定方許通關繳報緩急當有得力者矣

一凡天下被賊地方巡守等官俱被叅提警集人心然
祖宗設官所謂衛者護衛城池之意也所謂守禦所者
備禦盜賊之意也巡守有司專以治民而已若有警急
具餉乃其職也今以軍職習於宴安故不得已而以文
官從事戎伍一有差失便見叅劾揆之情法實有不堪
況失事之中亦有等第其玩寇養亂而失者固宜也其

衝突戰陣救援不及是亦不幸焉耳況軍主於威臣子
假朝廷威者冠帶之榮而已今一切革去是人而冒虎
之皮者并其皮而亡之爪牙之利更何所施伏望陛下
俯察此情寬假此輩當有黽勉從事以圖死報者矣聖
旨該衙門知道

論逆賊入江湖狀

近者以守帥奏報云逆賊劉六等自搏風取道拏舟入
江湖矣議者或謂智力窮矣失長技矣日就擒矣天下

可無事矣良勝曰未也窮則計生技有所待匪人成擒而天下之事可懼也何者自昔英雄豪傑之志皆欲跨有荆益扼脰之機已無全蜀順流以下何所底定今北方荼毒經二年餘公私腹削疲瘠坐困不能資戎馬儲蓄充牣足以備武惟湖湘以南其棄北而趨是已有脫死就生之望矣未可謂其智力盡窮也江湖之中素植無賴各樹黨與挈劫褫奪輕舟便楫風軼鳥舉逆賊名字口耳俱熟恐召號一至而降心焉是同舟遇風胡越

相應如左右手長技固在彼矣南人氣餒力綿又懲於北勁而不敵坐死以戰守決非望也惟欲是供則有矣是登岸則所取若囊中之物駕舟則可安無意外之虞逸待勞靜制動未知孰為失孰為得也且水勢有上下風力有順逆雖老於制勝恃於天者什九人者什一也如此而望賊之就擒者天也非人也若楊么小醜非失謀入港汊以武穆忠勇非乘風夜渡得天之靈亦未必成敗何如也今天之厭虐亦久矣欲得夜渡江之將如

武穆者幾何人哉況荆襄中據則河南之盜自光羅山
抵麻城而可合也巴蜀之盜由漢中下江陵而可合也江
西之盜負匡廬泛湖口沂九江而可合也腹心肘腋根
據蔓延勢會而威自張日久而謀益便金陵人心將有
震搖之隙京口瓜步采石牛渚素號武地萬一盻見偶
合前人則東南之商賦不通西北之供億多損矣今邊將
各有制馭收拾殘敗未能根株痛斷故未可棄北而南
縱南矣而水陣未習雖假以東風之便亦未敢以周郎

赤壁之捷自許也雖然此賊一日未殄則邊軍一日未就壘也資費之辦必江南是責責之急急則有激而變者未可知也若茲么麼蹇劣固知無大器畧然河決魚爛脫有奸雄睥睨觀釁而動徐收而包舉之又大可懼也嗚呼端本澄源並於內者未已也虛外事內盜於邊者未卜也此又豈臣子所忍言哉食人之食者則思憂其事憂之切慮斯過矣仰知廟堂之慮過是久矣延訪至計當有畫一而充國全勝之謀自魏相中主而決之

耳晚進無狀何足以知然以朴忠所積發而狀其可懼
如此亦不自知其過也謹狀

代舉遺才狀草

題為舉遺才以裨盛治事文選清吏司案呈查得本部
自正德六年以來屢奉明詔及因科道等官論薦將正
德二年以後被劉瑾挾私廢黜人員查訪年力未衰才
識可用如給事中任惠等陸續奏請推陞艾洪等又經
題准漸次錄用外但天下人才遺棄尚多亦不專在劉

瑾廢黜之例一時查訪未真舉用未悉近又訪得奏乞終養先任廣東按察司提學副使潘府奏回養病先任江西道監察御史盧格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張調奏乞致仕先任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祝萃俱年力尚強學行可取堪以舉用案呈到部臣等仰惟皇上日新庶政器使羣材比者天下諸司官員凡在劉瑾廢黜之例者雖一才可取一行可觀節奉明旨先後覆奏錄用誠以人才難得追思養成之艱而深惜廢棄之易是即

古帝王求賢如不及與人不求備之盛心也臣等祇承
不恪是懼是憂第國是多沮於因循而公論或迷於附
和故多遺逸之才未入旌揚之典且今之用人多循例
簿年資已及輒用敘遷稍有超越動至騰沸故課功覈
最雖足以奔走庶官而崇雅獎恬未有以風厲天下銓
衡之任竊有愧焉如潘府孝行允修儒風素履學政孚
於士類節槩重於鄉評盧格勇退自安力守所見慷慨
不諧於時論說或擬於古張訓敦龐博雅綽有古風恬靜

清修欲忘世累祝萃早厭利機果毅卒成歸志久稽經籍抱負足以有為似此四人學行俱有可稱出處亦無可議使立朝著足鎮雅俗使教一方有裨風化若置閒散之地寔為遺逸之才雖考槃之樂彼固久已甘心而白駒之歌賢者能無遺憾是以博采羣議畢用上陳伏望聖明俯允容令臣等遇有相應負缺陸續疏名奏請量才簡用此外尚有遺才再當稽訪得實以次開陳論奏或棄短而收其所長庶拔十可必於得五大要獎恬

抑競崇雅厲浮以仰贊聖朝文明之治而臣等亦得勉
供常職圖副委任之重於萬一矣緣係舉遺才以裨盛
治事理未敢擅便

代覆宰臣辭賞狀草

題為乞恩收成命以重賞格事正德七年九月廿四日
該司禮監傳奉聖旨云欽此欽遵臣等仰窺聖意謂
自猾賊扇禍以來其間臣工亦或効謀宣力而宸斷自
衷宵旰色憂為生民長慮今茲撲滅暫釋隱懷為宗社

慶幸故賞錫之典荐蒙猥及臣等感恩有自負愧不勝
蓋聞古者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而折馘執俘次為條
格賞必稱之故曰不濫今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盜賊雖
云搪突犯順虐馘肆行然皆朝廷赤子或以守令失職
故以饑寒累心天喪其良遂爾姑毒其督捕多官又不
能因時勦處以致猖獗延蔓臣等備列九卿既不能默
調代理以使民之不為盜又不能特出意見以驅盜之
復為民心不自安責實有在荷蒙曠蕩優容出於意外

卒至重煩聖慮遣邊將調邊兵奔勞再稔糜費無算鋒
鏑所及暴骨橫野道路之言入耳傷心至於大憝授首
又假天靈不獲生致顯戮雖地方稍靖雞犬漸安則祖
宗廟社之慶與神謨默授之所致也臣等更無分寸之
勞濫居錫賚之列雖並蓄無收曾瀆四聰之聽而循名
責實恐貽四海之譏邇聞四川之盜尚多逞於玩愒之
餘江西之民未盡免於荼堇之毒賞典之行未有既也
且外府之藏不足兵食之費內帑之積又非豫大之期

反側之子難必無憂凋瘵之民尚且有望臣等思念及此且愧且憂亦知聖明沈幾燭物先得之心久矣況今日成勞邊將邊兵實出萬死一生之力而臣等坐觀成敗受賞過之縱彼無以為辨要之不厭其心非徒臣等自覺無顏於駕馭雄武激勸人心之道亦或有累矣如蒙聖明俯察悃愚收回成命更思天下之盜尚有積習之憂府庫之儲尤謹賜予之節則康乂有期而臣等得逃尸素之讓感激之私已逾億萬之賜矣

代論累功封伯奏草

臣等深惟爵賞者人君與天下共之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天命有所未允則人心有所未安矣切照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猾盜剽平之餘節該兵部會擬分別將佐等第功過上請內總督太監谷大用監督太監陸閏各蒙歲加祿米四十八石廕弟姪各一人做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比時二臣具疏懇辭中外咸謂其崇謙守讓猶得履滿知足之意及其先後具奏欲將弟姪谷大亮

陸永累功陞受尤意其勉承恩命故不欲以一人之功
延二官之祿也且兵部查無累功廕受事例及非一人
勦滅一夥與寧夏功次不同欲遵照前旨將原無官職
及官小弟姪各一人承廕其谷大亮陸永照舊供職奏
奉明旨又集臣等與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懋
等并各府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會議得兵部入司政
本大盜興戎百責攸萃其議功行賞疑猶從重必能祇
承德意以激勵人心其於谷大亮陸永恩廕事理查處

極為周悉更無別議會題至再未獲俞允臣等寢食弗
遑竟不能測聖意所居近奉綸音進封伯爵朝臣駭愕
不知所謂雖皇上軫念二臣奔勞累勩不惜上賞然於
二臣辭勉初心恐不相似且祖宗之制軍職階資自鎮
撫以至都督可以累功陞受其於公侯伯爵必開疆拓
土削平僭亂有大功於宗社迺得特拜今以赤子弄兵
之變收拾疲敝之餘適假天靈未諧人論遽以伯爵延
及家人非惟將士之心不平亦於祖宗之制有戾況兵

部先會題准有能勦滅一夥盡絕者照依寧夏事例封
拜爵職又皇上之令也如使谷大亮陸永果係躬親戰
陣勦除一夥盡絕人員即此大拜臣等亦何可議今以
二臣督率之故推及廕叙於皇上初旨亦難強而附之
臣等間命以來憂疑未已仰思皇上之心必法祖宗皇
上之令已布天下今一舉封爵而兩有背馳恐聖慮有
未及也又況古者爵人於朝故一命之士必諸大夫國
人皆曰可也方其集議之時世臣如張懋等同皇上休

戚者也卿佐如臣等備股肱者也科道諸臣又司耳目者也開陳論議無一可者是人心有未安也然皆為皇上守祖宗之法而欲天下信皇上之令也夫二臣者獨非是心哉有是心必且自以為不可矣豈能獨違人心天命安而受之哉臣等昔陪衆議已徹宸聰用敢掇拾輿論披瀝再請如蒙皇上仰式成憲俯恤人言收回封拜之命仍從兵部議處則法立而守賞行而勸足以息衆論之紛紜足以成二臣之休績臣等庶得逭依阿變

法之罪以自解於天下後世矣

論諸老辭蔭子狀

會議得伏鈇臨戎固專外閫之責而運籌決勝亦多內閣之勞故充國奏功魏相並美恩固有所特隆賞亦不以爲僭但李某等輒形惴惴屢疏懇詞是罔以寵利居成功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之意也雖賞延于世聖君恩渥將順爲宜然謙尊而光大臣盛德彌成迺職況威福之柄主于一人而君臣之名難於兩就臣等見本因

時學非稽古正居當局之迷未得解維之議伏乞聖裁
斯為著令

代論優禮耆舊狀草

題為優禮耆舊以全君臣大義事文選司案呈查得冠
帶閑住少師兼太子太師左柱國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謝遷俱於正德元年懇乞致仕已蒙俞允令有司月給
食米歲撥人夫以示優禮耆舊之意正德三年三月被

逆瑾追恨蚤發其奸尋事捏旨着為民訖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遇蒙詔書為民者冠帶閑住但劉健謝遷俱係顧命大臣屢朝夙望比之齊民並在赦原之列人心物論未能盡諧而前項優禮之典亦未追復及查先該監察御史黃如金奏稱乞要備詢博訪將廟堂大臣去官者細加揀擇起用其謝遷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承仁吏科等科都給事中楊禔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林近龍等交章論薦各奉聖旨該衙門知道吏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出到司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君臣之義
固有骨肉之情而進退之間必全終始之節使堂陞等
威臣節益勵而生死感激君德益張況劉健謝遷志在
匡君才多經國奉身先退實足以忤邪心引咎宜休尚
足以惇薄俗臣等屢欲師讓深望進於論思皇上輒憫
老衰不欲勞以機務夫二臣知感激之私固已輕鼎淺
淵但衆論謂出處之節未足信今傳後若曰業已宥之
則臣聞之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夫二

臣者未聞罪惡可案固於刑罰無疑周官赦宥之法曰
不識曰過失曰遺忘二臣者果以是而宥乎曰幼弱曰
老耄曰蠢愚二臣者果以是而赦乎況赦者不得已而
待小人之具也今以耆德舊望之臣而混於其列臣等
非惟有所不安亦且有所不忍於國是恐亦未平於相
職深為有玷且優異之典竟未沾濡朝野之論遂多鼎
角如蒙皇上俯採下臣之議遠求先帝之心特降尊寵
之綸音追復優禮之故典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向之遺

棄逆瑾擯斥忠義之奸令之禮遇皇上始終君臣之義
臣等忝列股肱而科道又司耳目若非心得之愚甘伏
面欺之罪伏望皇上俯賜俞允縱使二臣無階上答而
得保首領展布林泉亦足以歌詠太平之盛而百僚感
激亦將代報犬馬之力於無窮也

議覆推陞司務狀草

題為陳情乞恩復舊典以圖補報事文選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戶部等衙門司務王璉等奏云

云

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查天順元年九月兵部司務段慎陞本部署員外郎事司務本年九月吏部司務馮顯陞本部員外郎成化元年三月戶部司務張佐陞本部員外郎弘治六年禮部司務郝本陞本部署員外郎司務俱係歷俸五六年之上及查得郝本等奏復舊例及節該本部題奉欽依將兩考稱職司務與中書舍人等官推陞署員外郎俱與所奏相同又查得正德五年十一月為開讀事該本部題兩京光祿

寺等衙門首領屬官比照兵馬指揮等官陞用一節係
新例相應裁革其中書舍人行人司務等官若照弘治
三年及弘治五年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歷俸六年之上
推陞署負外郎但弘治十七年又奉孝宗聖旨今後中
書舍人等官元年考滿有缺陞用未敢擅便等因具題
奉聖旨俱依擬改正欽此緣係兩請之詞未蒙聖斷隨
該中書舍人黃堂等奏及該本部查議今後中書舍人
進士出身歷俸兩考稱職無過者照依弘治三年事例

推陞署職仍待九年方與實授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
此節經欽遵推用訖今司務王璉等又奏前因相應議
處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戶部等衙門司務王璉等奏比
中書舍人查照天順等年推陞署員外郎一節為照各
衙門司務之職凡文移之籍預有衡程出入之防尤無
贊理迹若近於散地勞亦並於分曹本部遇有前項員
缺必於舉人內考選其器宇文詞俱有可取方擬除授
然以九品制祿尚貽俯仰之憂三考稱官不與錫封之

典故方選者或不樂就而久任者尤不自安天順元年以來如段慎等俱各歷俸未及九年該本部仰承列聖之仁節與中書舍人等官一體推用體下緣情救偏達滯揆之法理似亦適均弘治十七年以後因事寢格雖一復舉旋爾報罷遵用既久淹抑弗堪頃者中書舍人黃堂等具奏本部已嘗斟酌議擬具題仰荷聖明采納克復舊規而司務之例循襲如故究其出身雖若有間論其事體則畧相同況二官之勞逸殊情一例而因革

頓異是以王璉等有此論奏臣等仰惟聖明在上凡內外大小臣工惟才是與遷轉有次固多叙進於年勞激勸有方未敢專持於例簿顧於司務一官必欲限以年格似有累於均平之政亦或沮其向往之心如蒙皇上遠稽著令畢達下情俯從所請合無今後司務歷俸六年以上仍聽臣等咨訪其間果有事體練達操履無虧者與中書舍人等官一體推陞署員外郎通歷九年方與實授其或因循玩愒不異常流除目未及輒騰覬望

仍待九年方與敘用庶使法制歸一勸戒章明而下僚末職必知感恩圖報於無已矣

議覆遠方選法狀草

題為陳時政以資治理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歐陽誥奏

云

等因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歐陽誥條陳一十二事除拓武舉以嚴軍政七事係該別部掌行合行移咨逕自

查覆其廣推舉以勵賢能等四事俱本部見行事理立案
備照外內一件通選法以勸庶官臣惟官有崇卑地有
遠近秩崇則祿厚雖遠不勞位卑則祿薄雖近亦艱臣
常親見小官有數喪並舉無計還鄉者有一家對泣忍
饑異境者臣竊悲之夫小官止有月俸既無柴薪養廉
又有遠途重費實難處夫養廉必資民財固難輕議但
地方遠近似可通融所謂惠而不費也如四川廣東雲
南貴州本境內相距已有三四千里及至別境遠益甚

欽定四庫全書

東洲初稿
卷六

矣如蒙乞勅吏部議處比照廣西事例除親民官員外其餘卑官責任頗輕乞容量選本境至於別省闊遠有類此者通乞議處其餘該選別省者亦乞止選鄰省無致越過一省然泛論似涉容易當局實有矛盾此又在司選者所當通融裁度也如是則小官得以免其繫累而修其職業等因係干本部選法擬合斟酌議處查得成化二年間本部欽奉詔書內事例將廣西廣東聽選人員銓選本省鄰近府佐州縣正等官其後地方賊情

稍寧仍照舊例銓選又查得正德七年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奏稱廣西地方病故官員多因水土不服瘴癘易侵見任官員氣息奄奄朝不及夕乞要申明前例選除等因該本部查議今後選授廣西官員除方面知府外其餘大小職事將本省府州縣聽選人員與廣東一省及江西湖廣貴州鄰近府分人員相兼選用等因題奉欽依節經欽遵通行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歐陽誥奏要將四

川廣東雲南貴州比照廣西事例量選本省一節切照
臣等仰承國家張官置吏自有成規而因時制宜難拘
典要其間審度才力酌量地方未嘗不欲人人得所但
風俗美惡道里險易自非親歷亦難周知今本官論奏
謂小官有數喪並舉無計還鄉一家對泣忍饑異境容
或有之但法制未可一徇人情而易於紛更風土未可
一省無舉而驟為陋惡如四川分據全蜀古稱大藩廣
東偏安海島今多樂土雲貴雖稱山林翳密夷獠雜居

間有瘡癘亦或不如廣西之甚合無今後本部選除四
川合省并廣東廣州韶州南雄惠州肇慶等府官員仍
照舊例別無議擬外其廣東雷州廉州高州瓊州等府
及雲南貴州二省官員仍除有司親民官外其教職倉
場驛遞雜職及各土官衙門千戶所首領等官量照廣
西事例將本省與各省鄰近聽選人員相兼選用庶得
人情事體之宜亦有救偏補敝之意而選法誠為有益
矣

議處軍功咨草

為乞憐久在軍前勞苦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欽差總督甘肅等處軍務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
史彭某咨據舊役令史管欽呈云等因咨部遞送到
司卷查正德七年十一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為錄衆
功均恩典以勵人心事節該本部題該監督軍務太監
陸闇等都御史等官彭某等將奏帶軍前書辦等項効
勞人員疏名奏行兵部議擬具題奉聖旨各官既奏帶

去人員軍前効力有功不必會議每人准陞一級欽此
備將河南衛輝等府通判等官孟瑜等開咨前來該本
部看得中間該陞職級或無見缺相應案候或相應添
註或相應議處合無將通判等官孟瑜等照依該陞職
級候有在外相應員缺陸續奏請陞授天文生任錦醫
士孫英等其本衙門有缺者銓補無缺者添註考中從
九品辦事官褚經係正德四年人數扣該正德十四年
以後方纔行取選用合無將褚經免其省祭照依本等

資格就便選用吏典管欽等各量其在內在外着役年
分淺深量為免歷免辦免考等第承差孫廷憲等已歷
役一年之上起送赴部免其辦事就行選用周崇等辦
事二年滿日選用義民吳祥係冠帶無職人負合無與
從九品職銜填註衙門冠帶間住等因開坐具題奉聖
旨是欽此欽遵已將通判等官孟瑜等案候陸續擬陞
陝西延安等府鄜州等州縣知州等官訖內衛經歷安
琦丁憂未陞辦事官褚經續又該本院奏帶書辦今已

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俗呼為鳳皇
皂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駕鷖滇中名鐵鸚哥又名
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文人誤謬

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蛭為蠟蠓詩義以蟲
為螻蛄高誘以乾鵲為蟋蟀誤謬何啻千里

太平

漢書三登曰太平。北史積儲九稔謂之太平鳳文明

之祥太平之象故以是終焉



升菴集卷八十一

續擬陞及該兵部擬陞俸級緣由合行備開併咨前去
明白曉示隨征人員用張激勸以圖後効

議處軍功奏狀草

題為紀驗功次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
咨節該本部題云開咨到部送司查得節年議處軍
功事例有司及陰陽醫學等官有相應陞授職事及見
缺者照缺陞授無相應職事陞授者加陞俸級無見缺
者授以該陞職銜仍舊管事考察黜退冠帶閒住者擬

陞職銜行令致仕聽選監生免其守候起送赴部就行
考試選用知印或量減年分或役滿陞級選用其省祭
官吏典人等近該兵部題准係農民獲功該陞實署一
級者免其初考役滿獲功實署一級者免其轉參二考
役滿獲功實署一級者免其辦事聽撥當該獲功實署
一級者免其當該當該役滿獲功實署一級者不准免
考省祭俱候臨選之期各照考定資格准陞一級以上
各項役內年月不足者須令補滿然後起送省祭獲功

實授一級者亦候臨選原係本等者准陞一級雜行者
量陞一級若獲從賊至於二級及有名劇賊二級以上
者各遞加減免陞授餘功加賞不及數及不願陞者俱
照例賞銀今該前因查得陰陽官晏興除授衙門與本
部選簿不同承差馮金與先年巡撫都御史高崇熙差
來報捷承差馮金同名黎鳳山與今巡撫都御史馬昊
開報陣亡承差黎鳳山同名俱未曾開有貫址行查未
報省祭官沈嘉秀李萬林俱雜職出身南京吏部上選

金史卷之八十二
令史夏垣正八品出身冠帶辦事滿放回省祭監生張
鶴由歲貢正德五年十二月上選吏典何仕昂江凱周
成中陳煥楊賢朱綬黃德之母恩李晨許仁周吉周畿
張廷紘胡敬陳朋陳喜言楊伯萬何澄王恩李和李茂
然張漢劉恂譚茂宗張文華汪洋知印王文選俱各歷
役未曾到部潼川州安岳縣縣丞利本堅正德七年四
月該本部推陞順慶府儀隴縣知縣省祭官陳錠吏姚
永瓚該四川等處都御史彭澤題該兵部查照題奉欽

依移咨前來將陳錠填註四川夔州府達縣明通巡檢
司姚永瓚順慶府南充縣北津渡巡檢司俱土副巡檢
訖又查得驛丞楊服休訓科高照訓術潘玉除授衙門
職名相同俱未入流高照陞實授二級該正九品查係
土官原無俸給及醫學額設官員無正九品職事楊服
休潘玉陞實授一級該從九品楊服休與在外州吏目
潘玉與在外府陰陽學正術俱品級相等又查得四川
重慶府忠州見缺州吏目潘玉該府陰陽學見無正術

員缺南川縣訓導陳表查係重慶府儒學訓導正德九年六月該本部推陞浙江金華府湯溪縣儒學教諭隨該四川勘事郎中陳九疇揭帖開稱避難在逃罷職夔州府建始縣典史區存仁正德九年正月准考功清吏司付開不謹黜退又查得各府醫學正科係土官從九品原無俸級成化二年廣西容縣訓科劉政軍功陞俸一級題奉欽依准行訖通查呈乞通行查照議處等因到部看得兵部咨稱要將前項有功官吏人等查照題

奉欽依施行一節除縣丞利本堅先已推陞知縣省祭
官陳錠吏典姚永瓚各擬授土副巡檢職事俱難再擬
陞用陰陽官晏興承差馮金等省祭官沈嘉秀等吏典
江凱等俱案候查報并各原役衙門起送到部之日議
擬免役陞用外其驛丞楊服休等既查有各項事例相
應議處合無將楊服休照缺陞補四川重慶府忠州吏
目潘玉陞四川夔州府陰陽學正術仍管達縣陰陽學
訓術事高照原該擬陞正九品人負既無相應職銜合

無陞授夔州府醫學正科仍管達縣訓科事其該陞正九品一級准照劉政事例支俸歲該支米六石各給憑令其到任管事典史區存仁填註廣西都司全州守禦千戶所吏目陳表仍依後陞教諭職銜俱行令致仕以酬其勞監生張鶴起送赴部就行考試知印王文選候役滿赴部冠帶辦事滿日於考定資格上加陞一級各選用緣係查照舊例議處軍功陞級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

議處納銀事例奏草

題為措置銀兩接濟工程以便官民等事文選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據山西布政司咨呈開稱代府缺典膳
正代府和川王缺典膳具結起送納銀聽補良家子弟
郭安王洪要行查照選用等因隨據生員喬天錫告稱
先於弘治十五年遇例納銀候補代府典膳今被郭安
不思納銀前後朦朧起送等因到部通送到司查得正
德八年八月內節奏本部送准工部咨開送納銀生員

良家子弟楊翰等到部該本部議處各照原納職銜各
告府分見缺者列名在先候缺者列名在後各給引照
回原籍查勘各人身家及於見行事例無礙將的確年
甲籍貫納銀來歷備造文冊繳送本部聽令在家習學
本等藝業候有負缺本部查照納銀次序量其年分淺
深與光祿寺等衙門并王府廚役禮生人等相無選用
續據鎮江府申送納銀生員梁柱等到部參與事例有
礙駁回仍行各該司府今後在外上納各王府良醫典

膳引禮舍人仍令查照本部及工部節行事例查勘無礙收銀完足就彼給與執照冠帶待後事例停止通類造冊具結備由繳送本部及工部查考不許預先起送致令往復告擾不便俱經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查得先該山東等布政司呈開德府等府各缺良醫引禮舍人各起送納銀宦家子弟胡嗣廉生員陳濟等到部要行查照選用俱經本部駁回訖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各王府缺典膳引禮舍人許保本府着役十年以

上廚役禮生本部行勘是實具奏除補正德八年十二月內該湖廣布政司呈開楚府缺引禮舍人起送納銀禮生孟添祥除補隨該楚府奏稱禮生孟添祥持身端謹禮儀閑熟乞要除補引禮舍人續該行據湖廣布政司查照孟添祥委的在府十年以上身家無過又無遇例具結連人回繳前來本部查係禮生着役年深例該選除人數今又遇例納銀比與生員良家子弟不同已經題准除補訖又查得本部聽選人員內監生遇例納

銀到部除坐監歷事外扣其上選吏典納銀除冠帶辦事外給引照回原籍省祭大約十年之上方得行取選用今各該司府又不查照本部題准事例往往起送前項納銀人役在部告擾事屬故違呈乞議處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前項納銀事例節該本部議擬題准行令各該司府將納銀人負查勘無礙造冊繳報令其在家習業遇有員缺聽本部與光祿寺廚役并王府廚役禮生人等量其年分相無選用不許預先起送赴部節

經通行去後今各該司府不行遵照原行勘合往往聽其夤緣起送以致告擾所據承行官吏本當叅究重治但恐日月未久行移未至各該官司不及周知揆之情法尚有可貸且良醫納銀不過百兩典膳引禮不過五七十兩比之監生吏典納銀尚不及半既得冠帶榮身又得影射差役設若聽其援例就行選用不惟名器大輕亦於選法有礙合再通行為此合連送該司仰付驗封清吏司類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

着落當該官吏今後除各王府醫生廚役禮生果係在
官着役五年以上遇例曾經納銀候缺許照孟添祥事
例起送本部照例查勘明白具奏除授其納銀生員并
良家子弟人等不分見缺聽缺務照本部原題事例作
急造冊申繳以憑叅酌納銀監生吏典守選事例定擬
年分聽本部明文行取相兼選用不許仍前朦朧起送
赴部以致煩擾如有故違起送者先將送到人役送問
經該承行官吏叅奏提問決不輕貸承行官吏具不違

依准并奉行日期先行申繳查考俱毋違錯不便仍行
各王府長史司一體遵依啟王知會施行

議處聽選人負冠帶奏草

題為間住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通政使司
連狀送據聽選官張懷告係四川重慶府忠州豐都縣
人由吏員弘治十二年二月考中二等雜職冠帶給引
照回省祭今蒙行取到部思得家貧親老難以出仕告
乞填註職銜放回致仁等因送司案照近該四川布政

司起送本官前來收候間今該前因查得張懷年甲籍貫并歷役省祭出身資格相同又查得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節該欽奉詔書內一款冠帶未任聽選官員有家貧親老等項願告致仕者授以應該職名以榮終身原籍官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欽此節經欽遵通行訖又驗得見在起送到部省祭人員多有耳目昏瞶精力衰憊不堪任事之人其慮恐揀選礙例假以家貧親老不願出仕告授職名間住如張懷者往往有

之為照在家省親人員前項衰老貧病者尤多縱欲授職間住必須給文到部往返程途動輒經數千里破家稱貸尤所不堪若不量為區處似有未便查得弘治九年本部郎中黃寶奏為疏通選法事內開冠帶未任聽選官行仰各省撫按會同布按二司一體嚴加揀選中間若有年貌已老及患篤疾等項不願出仕者類造文冊送部以憑查例擬奏等因具題節該奉孝宗皇帝聖旨這本所言有理都准行又查得吏員出身從七品授

衛經歷正八品授縣丞衛知事從八品授光祿寺監事
鹽運司知事正九品授縣主簿庫大使從九品授所吏
目巡檢一等雜職授縣典史二等雜職告願致仕亦填
註縣典史職事又查得近該山東登州府寧海州申勘
得給假監生劉溥委的已成痼疾欲照例授職該本部
查議通行今後遇有依親聽選監生人等年力已衰不
願出仕者本府州縣徑自查勘無礙給與冠帶年終造
冊繳報以憑擬授應得職銜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已經欽遵通行訖今照在家省祭人負與給假監生人等事體相同似應併行議處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聽選官張懷告稱家貧親老不願出仕既查與例相同相應准理合無授以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典史送順天府給引照回原籍間住仍行有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其未經起送省祭人員果有衰老不願出仕既與給假監生人等事體相同其造冊類報擬授職銜又係本部先行事理但以會官審驗展轉艱難人情未便合再斟

酌申明具奏候命下之日通行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
府州衙門屬省祭人員有果係老疾不堪及告稱不願
出仕者不必起送前來該府州縣查勘無礙案候年終
與同不願出仕監生人等通類造冊查收原給文引一
併轉繳本部以憑擬奏授以應得品級職銜給與劄付
執照仍行有司照例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役如此庶
幾衰老之人得沾恩命仕入之途亦可疏通而情法於
是兩盡矣緣係議處省祭官員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議覆旌留憲臣奏草

題為乞恩旌留風憲大臣撫安軍民事文選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鎮守四川并行都司等處地方
印綬監太監韋興題竊惟四川地方乃西南極邊密邇
番苗巢穴之地種類叅雜人性弗馴逞強嗜利輕生易死
先年流賊之舉實由習染其風加以官司因久承平以
一時之不謹致數載之大變正德九年以來始方克復

軍息征疲民歇困運彼該巡撫右副都御史馬昊巡歷
賊經地方親發賑濟勸課農桑以時東作西成老稚衣
食頗足黎庶鼓舞此非民安則社稷安乎又非地方之
得人乎臣觀都御史馬昊自到蜀境奮志剿賊已建大
功設法革弊復令倉廩各該州縣邊腹倉糧節年俱被
姦人夤緣幹充總部名目將價銀攬收在身就如已財
修理房屋置買田莊娶妾討奴朝歡暮樂任意花費全
不上納本官親臨大足等縣訪出此弊查追解邊濟用

會城廣豐廣寧倉前倉後盡是積年攬頭俱各訪實還
官迨今豪猾斂跡良善獲安臣目擊耳聞豈敢妄誕若
不舉陳恐孤賢能況今松潘疊溪等處邊關番蠻喇麻
俱稱缺身百計生事巧取犒賞稍有不從輒便阻路架
壻攻劫墩堡戍守官軍甚是受害須得巡撫酌處撫剿
方保無虞伏望皇上垂憫地方乞勅該部等衙門
計議合無將馬昊前項功蹟祈恩加陞職俸留於四川
巡撫數年仍乞勅旌異令其盡心整理松潘等處地方

以慰蜀人之望以甦戍士之苦則地方幸甚軍民幸甚
臣等幸甚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
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鎮守四川等處地方太監韋興
題稱巡撫都御史馬昊奮志剿賊已建大功設法革弊
復充倉廩乞要加陞俸職留於四川巡撫以慰蜀人之
望一節為照本官先任四川按察司副使當賊勢猖狂
之秋屢曾効謀宣力隨事立功所以彼處巡撫負缺本
部會同戶兵二部徑擬超拜荷蒙俯從後盜賊就平又

該兵部題奉欽依加陞今職今太監韋興又復有此奏保必其定衆安民除姦革弊績効顯著足繫人心但本官以方面起陞都憲重職國家酬勞賞功之典已極隆重況歷任尚淺難再定擬加陞合無行令本官務殫厥心益堅晚節奠安全蜀以寬朝廷西顧之懷待其政績日懋資望日深本部遇有相應員缺另行擬奏上請定奪緣係乞恩旌留風憲大臣撫安軍民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良勝聞愛者不言兵廉者不言利利以豐殖而刻下
兵以煩黷而勤遠誠非言也然兵敝矣而欲振之利
塞矣而欲通之亦救時者之不能無言也言於公不
得也私議之獨不可乎是故於愛與廉無戾也作師
泉議

師議

師者不得已而用之用之不得又不得已而議之議者
何曰選將曰練卒將卒之命也卒將之威也是安得無

議也今山東河南之師邊將選矣曰總督曰提督曰監
督皆大將也果選乎邊卒練矣曰京衛曰募士曰奏帶
謂官軍也果練乎議者謂將權旁出故機會之變而以
牽制失之兵雜軟懦適以累敗特令塊守不列戰陣議
之誠是也某則以為將之弊當不止此而兵之分又不
必如此也蓋古之命將仗鉞臨戎商周以前迺克以儒
勝車戰故也斯何時耶將謂勇不如智智不如福一委
於福遂以不能挽弓躍馬者當之故決機制勝之時如

統萬卒且分擁五千以自衛邊將以五千督戰欲追其
前又慮失其後也是五千之力尤不得盡如是而必勝
可乎至於兵則無強弱用之惟將如賊之脅從豈皆素
練者耶以賊用之即賊也今官軍之不可用者有所恃
於將且未見戮以為徇也又從而寘之是欲睡而與以
枕席也糜費不足深惜一有小勝彼恃其主而安恬冒
以為功邊卒將謂一朝廷卒也勞逸如此賞罰如此固
有解體者猶官軍也故愚以為將權一付之邊將不以

文士中貴人參焉則彼冒矢石如焱風迅雷之來往自適無內護外援之慮蓋不可謂強弩之末不穿魯縞也若曰彊幹弱枝應不如是則一御史視師得以制死生之命焉幹固不彊也哉官軍奪其所恃皆死士也死必圖免附之邊卒以七而夾持其三退者戮焉孰曰非邊卒也是雖不免多殺然軍法養之在仁用之在威不殺不威吾惜一人而不殺致敗而殺者千百人矣是殺一人所以生千百人也若曰難以速變則濟河焚舟之師

非三敗之餘卒也耶然則有善將無善兵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知乎此而後可以與師之議

泉議

貨以泉名欲不窮亦不滯也二金無議矣權二金之無者曰錢流且滯焉權錢之無者曰鈔則滯久矣茲固在今日所講也錢之弊官鑄者不一二而私鑄者已千萬新以混舊薄以混厚輕以混重鐵錫以混真巧偽日滋雖法有死禁不息利者民之趨也以百錢之銅得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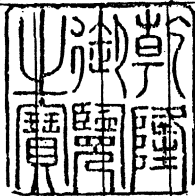
之數工匠治模水火之費損三之一猶可得三有奇焉
是故不畏死而趨之也鈔則楮幣本虛器也貫重於百
倍經數十手則壤爛不可執私不可行而積於公者日
滯於無用矣鈔法已不入議而錢法之議紛若也其議
曰禁私鑄者然而禁之以死不可復何禁耶彼禁之者
將謂其匹夫擅天子之權古之錢法固非與下爭權也
天子立制度一天下以防偽耳如關石和鈞豈必自為
而布之耶大要以無而通之有以利民也民且利因所

利而利之亦未不可且如民窮日趨於盜者為少錢耳
尚欲出內藏以濟之彼自利者復奪之是與民爭利也
爭之而鼓鑄之在官者間一行焉又得一而費十何利
乎夫鑄於民尚欲微利鑄於官迺益害焉法之不立其
弊益滋也愚謂欲絕私鑄以收權且利在廣鼓鑄之司
而已嘗考漢郡國皆得鼓鑄縣官亦往往即山鑄錢唐
置九十九監宋置二十六監準古定制立官必專立法
必嚴如鹽運司者召天下之匠便置其所民用其七官

附以三禁巧偽者弊焉於是立制行之如新多舊少則六舊四新謂母權子可也舊多新少則六新四舊謂子權母可也至於新舊之別過則以二折一不可也混則以一當二不可也若二金之行亦辨成色銅不可細辨每舊百文折新百五十文亦可也又以銖兩較之舊者百文其重幾何新者百文如之迺可也若是則巧偽可絕而民利於鑄錢大行矣而公積之鈔亦或錯行十之一其值亦當減舊十之九斯可也雖然法行自近賦於

民者如是給於官者如是是而猶有私鑄有陰阻有巧
偽相欺者必法于市而親與隣連坐之不惜也若然二
法之行或少滯矣或曰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則今之
鹽法亦安保其必無也欲攬權而公私無利之非如是
不可然則法豈容輕議雖聖人立法久亦弊弊而救之
耳所謂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若謂天下之銅盡為錢將
有物重錢輕之弊噫正慮其弊不至此也如使錢多而
輕民且裕矣變通又在人耳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

上之人明文武之道者其將有取於議



東洲初稿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洲初稿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魏郭耀

欽定四庫全書

東洲初稿卷七

明 夏良勝 撰

郡志畧

建昌府志序

正德丙子歲秋七月建昌郡齋爰事志載越明年冬十月竣事東洲夏良勝實守簡書申以叙曰凡郡書名以志何從古也凡志必擬於史何示有重也周禮曰詔觀

事則有志時史雖列官尚未以書名世自乘檣杙國語
世本戰國策先後春秋而作而史繁矣然以國分至漢
遷史上達古初班固繼之斷自漢紀以著代也而志始
為史家一目壽曄昉固作紀傳邕意嶠典勅有錄法盛
有說又演為論為叙為銓為評而率難於志鄭樵謂餘
史雖名志而不足以盡爾雅之義爾雅志之宗也近世
力追古志作者又欲兼諸史家法是故君子重斯作也
有其時弗幾焉不能作也有其度弗稱焉不苟作也建

昌故有盱江志經燹不可考見國朝景泰丙子歲東園
何公有作流布未遠而毀木錄訛竄謬寢失公本意迄
今茲歷運一終時斯可已郡邑大夫韓君轍亟謀於始
何君恩力任其終張君縉陳君文經左右維恪羅君江
孫君甫又惇雅好朝暮見以應於諮幾斯可已鄉衮栢
厓張公圭峯羅公舊職史氏程度具在諸有事並以賢
選各思圖稱顧良勝何有哉且當聖室勉應茲辟於時
則謂之何而會斯適也第聞家禮之輯紫陽在祝令人

之戚范公宅憂有宰執論政書禮者身之履也政者身之正也君子不以奪喪廢也議禮莫辨乎爾雅政莫備於周官志其遺也於禮與政有所裨矣夫政不正禮無列士不事民無所歸是謂疵國今而後郡斯免矣祇思良勝自是以文疵弗免也蘇子曰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稱適度而敢云爾哉雖然文慰其喪於人也不必有諸已貴用於人也不必為己是則大同之漸也觀者無寧以疵吾身幸思以同吾

郡姑視之以志毋曰必兼史以追雅也

沿革

郡之志志郡也猶國史也國重始封猶郡之得名也吾郡以建昌名名以制義建樹也昌善也盛也昔畢萬受魏卜偃曰萬之後必大謂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郡僻而安保世以滋大再建王國受名之際天啓之矣然初漢一縣由縣而軍而路而府分列統繫必待考而後知知之必有慨夫郡縣天下者志沿革

災祥

天地自相依附形氣包裹故麗次星野災祥類應自重
黎命司義和諧職以星學名世若巫咸慎竈甘石昧臯
往往不出保章氏星土之辨所謂五緯入房實啓姬籙
長星孛斗迺知宋憂是也建昌屬揚州而吳越之分迄
無定見並存者何闕疑也詳於占者何重民事也雖然
天道遠人道邇附以儒先之論焉者歸于正也

疆域

天子經畧諸侯制封古之制也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而食馬者半侯方四百里而食馬者參之一建昌漢南城縣境之半山澤居其半則食馬之地能幾何而庸賦之供視漢何如也白虎通曰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上之人於是可以知民隱馬

城池

天下為公外戶不閉城守之說未之聞也既曰家矣家

則私私則敵敵則攻攻則思所以守之矣在易之坎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坎陷之名也險思陷故曰習坎
斯重險已噫復隍之戒泰之終也君子視之以末務可
乎哉

形勝

昔者周公營洛邑曰我卜河朔黎水我迺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衛文徙居楚丘
而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詩書志載有不廢焉

則郡國志於形勝將不特為佳麗大觀而已也

山川

夫國必依山川山氣之聚也川氣之導也聚不隳崩鍾
不沈滯人用是生而財用以阜也故曰古之長民者不
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帥象儀軌罔非嘉績此山
川之志而有以類附焉者也

風俗

敘曰凡言俗必曰風者何風物之善入者也是故取之

巽巽順也順斯入矣君子之德似焉吾邦性近輕揚故俗難於儉率而易於奢變物未敝而棄人循舊而訾者亦既有也禮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其在君子乎

物產

建山澤國也墳且壩華離日甚所謂土薄水淺其惡易覩產多疾恒不中軌用雖然沃土之民逸逸則惰瘠土之民勞勞則思義是所產既厚矣

圖籍

周官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法至今存者圖籍是也然周司徒歲獻之王拜受之意重民也重之斯愛之矣任理道者師其法更師其意庶富之效可幾也

水利

天一生水水者五行之先氣萬物之母也特土穀利哉利之大亦害之大禹嘗治其害者故溝澮之法立書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是也自史起溉鄴言水利者數十

家皆溝澮之遺也英公亦曰代天施長地力其然哉是民事之不可緩也

貢賦

昔杜佑作通典首列食貨致詳焉以理道之先在行教化教化之行在足衣食通論也吾郡農作日息而任土之貢則壤之賦無復還古初衣食無遺何以興教噫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長民者之憂也地廣大荒穢不治士之辱也吾黨何辭焉

封建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古制也漢列二等大王小侯歷代
滋多並用世守惟國朝非同姓不生王而爵異姓止於
伯班固云親親賢賢褒功表德關諸盛衰者也嗚呼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畏矣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其永
保之哉

公署

君子息止之地有興思焉甘棠之詩所由作也雖然思

者數之對也可以思也亦可以數也君子云天下之政
二思與數而已矣既燕既處君子攸羊其將慎所擇乎

學校

嘗讀詩至青青子衿矍然失席曰學校廢其有刺也夫
則興之者固宜有美美斯頌也頌必若克斯善善斯傳
矣予何能哉志之有詳焉耳然公署之屬而別志之何
也古之政以成教今之教以本政政也教也是故有並
隆者也

典籍

典籍志志文也文志其大者使足徵焉斯可已若夫雕刻小技固有不足致詳者也

武備

兵者禦暴保民之具也然禦暴以是為暴亦以是保民以是厲民亦以是世固有易言而輕於用者可乎哉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是故取之萃萃者聚也王假有廟斯得衆之道也

坊鎮

坊鎮志志之末者也因末以求本有足以考政者矣有足以問俗者矣有足以知人才之盛衰者矣有足以知財用之豐耗者矣故曰坊鎮志也體國之道存焉

津梁

天根既見是謂水涸水涸而成梁先王之教也火朝覲川無舟梁君子以是知陳國之憂也津梁之志可以觀政矣

輿典

輿之云何周其不給之謂輔相之宜也泰之道存焉豈
惟政哉隣里鄉黨有周之義連類志之其在斯乎

祀典

祀國之大事志之有以也曰法施於民曰死勤事曰勞
定國曰禦災曰捍患皆有烈於民者也非此族者非祀
也胡可志也

宮室

棟宇以居民而巢窟之制易矣弗易則以陋牆屋以被綉而宮室之制泰矣因泰則以靡夫物之初也恒陋易陋宜於朴朴者泰之漸也泰而弗靡弗已也是故相因而成日趨而敝者可慨也或者曰洛陽名勝卜天下盛衰而況郡邑乎是宮室宜有志也

丘墓

墓大夫之職廢而君子衣冠之藏高而隱者多矣丘墓之志有賢賢有貴貴有庸庸表之道存焉故曰死之欲

連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古蹟

古蹟者荒墟遺構槁木剝石有可指陳焉者皆是也是故有可以興焉可以觀焉可以慕焉可以繫感慨焉可以仰止而師焉可以永鑒焉泰離之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此之謂也

秩官

秩官志蒞官也歷宦之志何曰撫於是巡於是督學

治兵分守巡於是有政焉謂非所莅不可也志從畧者
備遺也省志作斯可畧焉也已寓宦遠追於漢者何建
本漢南城縣豫章郡屬也歷唐屬臨川郡則守二郡者
固嘗專莅何可忘也不忘斯及于遠遠而不能忘者鮮
矣故有不必于詳也自南唐建軍專治歷宋至今迺得
并其佐屬詳而表之矣於是則知紀宦績者有畧於是
名實核矣

名宦

歷官之志也例之變也凡國史紀載詳於內而郡縣志每不敢援於上是制巡監司芳名偉績懼有遺焉者矣一統志列於會府愚於命官初意有疑焉蘇松志詳夏周諸公然雜於守令又若無所於別也故特立此例志之不敢詳者變之初議之端也議定而志者各有詳焉自當互見足備史氏之遺矣君子幸不以罪僭且諛也

選舉

叙曰論官得人每於科目為盛志先舉貢者何崇古也

古者三物之教行故不出鄉而論定官以其次無隳官也科目漢制舉貢之遺也世之所尚而士趨焉趨而益尚視舉貢而末矣雖然貶封任子勸士之道無擇也例間行焉進用之途思益廣矣嗚呼若是而云不足以盡才不足以復古之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人物

蘇子謂史之權與君與天均也信也天以陰陽君以賞罰代之或僭且濫史以是非公之志史類也可不慎哉

夫人地產也地固以人重重斯志志匪人焉將有曰若人也已足當地之上產矣不重貽地之辱哉是故斯志也懲之或過近之畧矣質之良史氏曰與其濫也寧畧

列女

范曄續漢書作列女編搜次才行尤高者不專以一操也史家者流恒宗之志云乎哉然必特志之者示有別也亦專而重之也夫坤道成女厥性惟陰先正云九陰必柔柔必闇闇則惡之近也而善足稱焉丈夫懷愧色

者有矣獨重裨陰訓而已哉

外志

道內也道其所道非內也故謂之外也外其人并外其居而又何詳焉君子曰詳內而畧外斯志法也

沿革敘

建昌古揚州域列分荒服春秋為吳周元王四年越句踐滅吳顯王三十五年楚威王熊商敗越殺王無疆明年盡取吳地歷戰國為楚秦始皇二十四年王翦滅楚

虜負芻越明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高元
年項羽立黥布為九江王四年改淮南王屬淮南國六
年分淮南置豫章郡領治有南城縣即今郡治後漢永
元八年分南城西北境置臨汝縣獻帝興平中孫亮分

豫章立臨川郡

晉書地理志云舊志謂三國吳太元二
年撫州志又謂太平二年竊意漢統未

絕故斷以
晉書為是

三國吳太平二年分南城為南豐為東興為

永城縣晉元康元年以荆揚十郡置江州臨川為隸郡
宋因之齊建元初徙郡治于南城梁末為內史周迪所

據隋開皇九年平陳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改置撫州
屬洪州總管省南豐永城復入南城縣大業三年廢州
復臨川郡十二年為林士弘所據唐武德五年平士弘
復置撫州又分南城復置永城東興縣七年省入邵武
隸建州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撫州隸江南省宜黃
領縣三南城其一景雲二年復置南豐縣二十一年分
江南為東西道南城南豐並屬撫州隸西道天寶元年
復改臨川郡乾元元年復改撫州元和六年置洪吉都

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咸通六年改鎮南軍乾符元年
置江西觀察使南城南豐屬撫州咸在統治時撫為鍾
傳所據龍紀元年復置鎮南軍中和二年危全諷起南
城據治撫州至五代梁開平三年全諷敗地入偽吳順
義元年升昭武軍節度晉天福二年南唐取吳復置撫
州開寶二年李煜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宋藝祖開寶八
年師下江南得郡十九置撫州軍而南豐在所領治太
平興國三年改建武軍為建昌軍淳化元年南豐復為

建昌領治紹興八年安撫使李綱轉運使逢汝霖徐霖奏分南城之東為新城縣南豐之南為廣昌縣元改建昌軍曰建昌路陞南豐為州直隸江西行中書省至正十二年壬辰紅巾起據復不常十六年乙未右丞托岱鎮綏方定十九年戊戌偽漢陳友諒陷建昌路令王溥守之二十二年辛丑皇明既定江南王溥歸附是歲二月改肇昌府九月改建昌府領治縣四曰南城曰南豐曰新城曰廣昌因宋制焉郡連建州會于南昌南昌古

豫章也故名建昌又以盱水為望故曰盱江郡云

南城縣附郭本漢舊縣一統志云以在豫章郡城南故名太平御覽云高帝六年命灌嬰立洪州分洪州立南城以其地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所謂郡城者即豫章郡也舊志謂灌嬰循南粵故置縣或曰是古南粵地後漢分西北置臨汝縣三國吳又分置南豐東興永城縣晉改為新南城隋省三縣復入南城屬撫州治至南唐陞建武軍南城為附郭縣宋改建昌軍元改建昌路統

屬仍舊國朝因之

南豐縣吳太平二年孫亮置南豐縣分南城之南境又以地產嘉禾故名曰南豐至今稱邑名曰嘉禾或曰古徐州有豐縣加南字別之隋廢臨川郡置撫州南豐省入南城唐景雲二年復置縣先天二年省之開元八年又復之南唐陞南城為建武軍以南豐為屬縣宋初置撫州領治南豐及改建武軍為建昌軍又以南豐與南城並為屬縣元至元十九年陞南豐為州直隸江西行

省國朝復改為縣屬建昌府治

新城縣宋紹興八年分南城之東五鄉置新城縣屬建昌軍其鄉曰旌善曰東興曰豐義曰禮教曰德安故名猶有存者境內有東興永城舊城因名新城其縣治即黎灘市故邑名黎川元改軍為路縣屬仍舊國朝因之廣昌縣宋紹興八年以南豐疆境闊遠分其南天授興城南豐三鄉地置廣昌縣屬建昌軍即揭坊為縣治一統志云以道通二廣而屬建昌軍因名廣昌縣境有平

西臺故邑名平西元改軍為路縣屬仍舊國朝因之

分野辨

謹按諸說建昌星野在斗或曰斗牛之交或曰須女而唐書又以豫章為越分天道遼邈未敢意測竊惟晉史州郡纏次云豫章入斗十度其引語曰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夫陳卓魏太史今去漢未遠范蠡而下多漢人也建昌漢豫章屬邑所入宿度姑從晉史

按春秋傳昭王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云歲在星紀似又以星紀專在越之星次也博古君子幸有以辨之

城池敘

建昌府城唐僖宗乾符中汝南公鎮治建昌經畫城築周迴十里廣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千一百三十二楹敵樓三十二所東西門八南北二門通衢焉南唐李崇贍制置建武軍事增築制院城一百六十丈制城門

四東曰來遠西曰永豐南曰祈仙北曰朝天城之上敵樓二十有四楹高二丈有奇宋元豐中廖恩竊據邵武太守鄭琰請于朝闢城四隅相夾塏地宜作新城即今治城周迴九里十三武東疊以石江流維悍故也西南北間以甃堅好為稱東門三曰盱江曰合江曰天酒西二曰紅泉曰清軍南四曰祈仙曰膏露曰太平曰安濟北一曰朝天偽漢將王溥歸附國朝因守之章益謙糾敗兵圍城凡五十四日而解溥以西南北地勢卑而城

基稍薄幾失守遂并東而改築之因天酒門為東門易名曰武勝紅泉門為西門易名曰儀鳳祈仙門為南門易名曰通會朝天門為北門易名曰朝京餘門塞之凡城高以二丈五尺為度厚丈九尺基廣二丈九尺但自武勝而南延通會厚殺尺許通會而西連儀鳳高殺尺許基殺尺之四儀鳳而北延朝京高亦殺尺許自朝京而東延武勝基亦殺尺許東濠因江流天造險勝西南北濠濠深丈許廣丈四尺樓櫓規制大備前時洪武改

元指揮使耿顯忠來鎮作四城樓宏壯改觀又增築西
南北甕城以益守禦歷今茲凡牧守繕治不一然亦無
大改作正德八年知府安奎補築東門甕城名曰固本
於城之隅改作四樓曰盱江舊名曰望仙舊團的角曰來薰曰
鳳山舊吉州樓又以江流嚙岸慮及城基疊石隄之

風俗議

按圭峯曰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封疆而食其土
之人以傲乎南城之逐逐於外者雖然南城之商亦傲

之曰吾纏數鋸傾困倒廩無後已屬者商虧折閭農困
徵輸才脫場圃已忘晨炊終歲勤動而無擔石之餘矣
男任勞女事逸習為故常隋志所謂暴面市廛競分銖
以給其夫者無有也供饁餉則有之耘穫車灌率與男
子同事者無有也然亦事紡績以衣其夫故有夜浣紗
而旦成布者天順景泰以前男子窄簷高帽衣腰中褙
幅周身袖曲肱而已婦女平髻衫制古朴婚會以長衣
若今女袍成化間男飾或蓮子帽桃尖帽平頂帽寬衣大袖

或腰及于膝或近于胷咸非中制近時稍稍復古而侈婦飾僭擬妃嬪娼優隸卒之婦亦有黃金橫帶者俗之敝也斯為甚先時燕會果殽用大器多不過五品謂之聚盤後用小盤至數十品謂之簇盤近時仿京師雜陳奇品亦既汰矣噫飲食之變可以觀俗也吉凶多沿俗禮冠不備三加婚不親迎喪事尚佛老尤泥堪輿家學祭禮久廢墓祭之外無聞焉士大夫家間行古禮閭里亦多慕之然循習既久未能悉變也

田賦議

兌軍

謹按舊牒兌軍初徵本色交兌成化十六年間督運平江伯陳公過聽指揮徐昇申狀南城暨新城係山溪筏運多致遲延定擬折色每石正耗一兩二錢祈以軍民兩利但折價太重幾倍之矣展轉弊又不可勝言議者謂南豐居南城上流可以舟運本色新城水道不減南豐南城又當會流淮安南京倉米百艘並下謂之山溪

而獨難於允運可乎先是郡守舒公崑山縣令毛君騃
嘗議白以蘇民隱而上之人重於更議輒報罷今令孫
君甫申議如初都御史孫公燧可之尚須議奏乃定格
推官羅君江署縣事復議就水次交允以蘇民困孫公
下使司查議施行

里甲

景泰間都御史韓公雍撫治定額每里歲派銀六兩非
全里者殺其半輕重適均而用自給法之善者也後隨

事增派至如舊額之半而所司恒以不足聞正德八年更定仍以近額每里九兩五錢為率查照丁糧通融均派欲別貧富以定畫一之規然究立法初意名為里甲以里取之甲而輸之於官者也若不通論全里十甲丁糧之數而止論里正一户貧富之差則富者所入視舊什九而取之甲者不加貧者所入視舊什一而取之甲者不減丁糧既無定數愚民詎能周知吏胥高下其手又不能保其必無也大抵法久而弊弊思變變而益弊

不若因其弊而釐之使復初焉其可也又况周禮養民之政曰恤貧必曰安富貧者固貧富者日入於貧豈郡邑利哉敢附論之幸當道者垂采焉

鹽糧

鹽筴之利實師管氏以資富強然初行海王之國而已歷今而山澤亦在征例難率變也國初計口給鹽歲三斤亦計丁征米歲四升天順七年折徵鈔貫公私均利第征則變版籍以滋民奸解則易楮幣以專國利公私

之害日甚矣議者謂隨糧徵解而不別立庫局害迺息
長民君子以為然否

家譜畧

盱江夏氏家乘序

吾宗譜成易名曰乘乘有載道也夫乘異也任於載同
載異也資於乘同乘之成也匪工弗作作而謀人而轍
之度同匪御弗行行而謀馬而軌之迹同是所以成乘
也而譜有是哉譜若乘之載矣支派異焉親疎異焉世

次昭穆異焉嫡庶賢愚貴賤壽夭異焉然而嚴父本始
聯族重宗以生孝弟之心是乘之所以成也乃吾之譜又
大異焉者自圖譜不以置局而郎令史不以設官林寶
氏作元和姓纂後世師之而吾異之繼而歐陽譜作蘇
譜作吾先世師之而吾異之吾亦何敢異也林於唐為
昌宗寶之作其流也冒吾異冒也歐陽公斷自可見之
世其流也畧吾異畧也蘇公詳所自出而尊之其流也
隘吾異隘也吾先世譜歐蘇法也吾懼其執也於歐蘇

法微有異也非異吾先人也於戲吾豈敢異也哉有大
異亦有大同貴而弗貴有君道焉殤而弗殤有子道焉
不幾於隱而章者乎亡吾氏其復之易吾世其正之不
幾於直而寬者乎重祀而籍畝杜爭而聯墓不幾於簡
而明者乎妾有得祔有畧妻焉行有可規及婦人焉不
幾於微而切者乎是吾所異者譜法也而同者史法也
史之法經之遺也故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
義一也乘也可獨名譜乎哉雖然攻數乘而成國工魚

數家而成善譜後吾譜而作者將有異吾之同者乎將有同吾之異者乎

修譜凡例

一夏姓自禹受夏后氏顓頊後也湯封夏後於杞其非為後而不得封者以夏為氏歷代因之賢哲輩出簡冊可稽至宋末三承士猶為仁和人以真州制置使治淮西軍世擾攘避居南城始遷即為祖亦昉始封為祖之義故斷自三承士為譜宗不敢遠紹以取遙

遙華胃之議仁和譜牒亦盛先世未通茲亦不備

一五世一圖服盡五世故也第二圖仍舉五世者知六世所自出也第三圖仍舉九世者放此

一宗子貴三傳至必達而止又以必順為宗再傳至受一而殤以受三為宗一傳至興孫而殤興孫無可繼者復上自必順下次子克讓長子宗堯為宗五傳至燦而止又以宗堯長子隆生下次子潤為宗今又四傳矣

一庶子為宗自與古大宗不類故譜法亦難於大別世次圖並以統宗分派為序聯屬相生兄弟行長幼亦有不能如常敘者但生年行次皆書自可考見

一異姓子為後雖已成派今黜之本宗子出為異姓後雖已易姓猶書之

一世次應為後於本生父及繼父下各書之其有以弟繼兄者一切改正

一夏氏世居雍熙街後一遷金斗窠懷德坊一遷橋東

狀元坊一遷西湖一遷塔埠其散處僦屋居者亦多
然世次未遠尚可統繫故不得遵歐公五世六派之
例

一譜以聯族重祖也自作者視之有親若疎自祖視之
一也故行名字號及事跡可詳者一例致詳不能詳
者已是又不敢師蘇公譜吾自作之意

一譜無載婦初異姓也然娶者合二姓以為宗廟主天
地配合迺有生成子以繫宗母以廟祭禮稱妾有子

者亦祔祖姑可祔廟或亦可祔譜故以義起娶妻必書有不書者義絕也妻無子妾有子以承宗者書妻有子妾雖有子不書妾之子則書仍註庶出以別之重嫡妾之分也

一譜稱號或以官或以行或稱某公初無定格然竊意自祖宗而下視則宜名自子孫而上視亦可字世遠族繁名字容或有干諱者故或名或字有所避也但名則註字字則註名不得其字與名者則書行其官

稱私號備見註下若有官者一以名稱嘗通籍也兄弟行而下均以名稱壓於所尊也

一凡有子者註幾子既娶無子而卒者書止遵歐法也未娶而卒者書殤殤而有成人行迹可指驗者書蚤卒二字以旌之禮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一凡未及六十而卒者書年踰六十者書壽婦不紀年躋壽者紀之尚齒也

一或曰名或曰諱生死之別也別葬書葬從祖書祔示有尊也

一祭田有原祖置者有各位自置者徃時於清明旬日內各以供墓祭之費但賢愚貧富自有難以齊者故百年間墟夷其墓者有矣甚可哀也今欲建置祠堂每歲於清明冬至各設一祭其儀物及掃墓規制俟定議別載凡我宗人言歸于義其祭田既合于一即非已有祠堂工訖歲積羨餘義田舊規循可克復其

後宗人立有伏臘考終之後仍入祠堂助祭永為家
式其故違者宗長率宗人以義責之不聽以法治之
凡條段界至糧畝皆須詳載以防後虞仍註各位所
出不沒其善也若宗人不緣伏臘醮祭而願有所出
以佐公者特書表之

一山圖備載形勢從俗也且使後人易於尋究也仍註
祖置續置及其位下分守俗尚風水世家右族往往
以此大有悖戾圖之者杜爭以全義也歷年既久亦

有失其處者凡我宗人多方訪究俟得之後續具圖載

一先世行能俱有可稱其卓然在人口耳足為後人程法者分條書之為家規輯畧章善也其傳會文飾適為上誣故不敢濫錄若考問不及記載未詳俟別有得又當續紀

一先世或有銘誄贈文及宗人所作有關宗義者附錄于後文獻有徵不敢廢也

一譜以卦名為號計六十四冊分收珍襲每祀事會於
祠堂以防鬻纂之弊其有生娶卒葬每歲一登載之

家規輯畧上

制置使諱貴按宋史文山先生傳云天祥得至真州城
下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月
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
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
間脈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而定也又

云天祥喜甚即為書李庭芝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脫理罪真州不當納之贊曰或謂使庭芝不疑則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可謂天下之所廢不可興者邪良勝曰吾祖不幸而屬庭芝莫克以忠義顯著何幸而逮謀文山迺附傳而有考於後之人也

松雲居士字季遠少遊江湖醴貨以萬計舟泊淮揚間遇文皇靖難兵同商咸願附應隨擢大官惟公棄舟而遁但曰有親在未敢許以死抱胡琴給道里費而

歸貧約終身無愠色號松雲居士意以自況里人遂
以為私諡云

立誠公與弟立讓立義愈敬立信俱讀書有禮度立讓
卒遺孤顯暨達立義卒遺孤建公字顯愈敬字建立
信字達婚冠分貲若子人莫能辨論者以公長任家
歸美于公焉公性剛正不附倚桂坡左先生目之曰
倔強翁一日對局見驢滾地數匝而鳴桂坡戲言曰
這老驢發顛公即應聲曰此畜左贊右贊犯桂坡姓

名不忌也大笑而罷雖近諧謔亦足以見不為勢所奪矣餘見墓志

秉文公按舊譜註稱為人鯁直不妄言語不苟取予有古君子之風

立讓公少績學有懷疑義者往諮咸得焉人號之曰通鑑先生

司訓公諱忠少負才不能居人下以舉人署延平訓導事一日隨太守上表故事鋪剏為位公正色曰天威

咫尺敢如是乎竟徹去當事值雨左右為守張盖公
斥下之守衛之後同官中酒暴卒子以喪昏公曰禮
義相光之地不宜有此扃鑰甚固卒弗敢納後守風
使誣公招飲左證公公棄官而歸杜門不復通人間
事匿所親教授童子一日主家陰有刺語奮烈自盡
噫行雖過中亦志士流也

愈敬公素敦義女弟因粧次于樓火母氏甘性嚴憾之
匿不敢見公罄貲市材旬日樓成甘迺色喜女弟亦

安晚年因食骨鯁喉吻欲裂浹旬未下微睡忽驚覺
呼婢蓮奴云一對童子穿紅笑舞救我也骨遂下或
云公嘗於鯉湖廣王殿易柱一對故爾事涉荒唐然
亦為善獲報之一驗也

立信公好學能古文仲兄司訓公以剛直忤上獲罪公
以義赴難傾貲多計畧司訓公迺免公嘗飲于女兄
家歸薄暮有鬼魅若醉狂狀觸公公奮力搏之落其
首其正氣不惑類若此餘見墓表

用理公體貌魁梧而性度優裕每歲杪勾稽子母度不能償者輒焚其券諸子就學公先教其字畫楷正親師取友必得時選後仲子雲季子泉相繼以科名顯人人惜公未及見也季弟用璋公少坎坷最為父母鍾愛公先意承順益愛之用璋公嘗以官田充價為貲公以民田易之俾售得善價父母安焉茲其孝弟一節也餘見墓志

判簿公諱文義嘗為汝寧司獄有軍職久繫當刑公察

其寃為條析于守出之後改嚴州有富家劉姓者為
勢家陰中坐盜獄公得其情亦白于守遂不成獄故
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信然

文善公平生無忤人事晚年於子姓臧否亦有辨別季
子瑀少失檢制以欲病亡公撫尸而不哭其嚴又如
此

用猷公幼敏慧好學尤精於綱目通鑑人有索隱僻難
之者不窮屈桂坡左公號博洽每於元宵作燈謎者

幻莫測曰須夏先生來公至百難俱廢

用璋公有口辯能白道詩詞語居家戒子孫每撮成語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又曰得之易失之易至今猶
可誦之

用珽公性嚴宗人讀書者知禮愛之商閩以信聞每新
奇物待公至迺價定後寢疾所來往者延醫視湯藥
若親然疾甚富翁有良木衆度弗售翁曰夏某好人
也吾讓之亦不取厚直其重於人亦如此

希肇公信義著于鄉有關訟不之有司而之公者公咸喻之義折以是非輒息去性不嗜酒對客時瞑坐以仲弟雲季弟泉中式立坊牌有司慶飲數十酌尚惺惺也人以是為公友愛之徵云餘見墓志

恭元驛宰警敏有幹濟才事上惟謹為士夫所重其任劍浦東海翁時號鉅工作詩送之曰延平津頭水拍天神劍一去今千年送君此去須重問光芒還在斗牛邊是可驗也

時瞻公氣局端重動有儀則婦翁余御史公素剛毅人少當其意者每以得公門下為慶曰真佳婿也性友愛二弟力學師友來往膏晷靴襪之類每有資焉

奇峯先生為商城學諭時膺聘為浙江考試官有士懷千金粥舉者暮夜抵舍先生閉門拒之不去幾欲付之法又有以當道故人書至者亦竟不啓視然終身不發人姓名亦未嘗對人言也先生善行詳見墓志茲特其隱者耳

希淳公少孤窘甚後以能書重信為鄉人所依漸至豐裕植立二弟父有遺業悉讓之父女弟為卓氏婦早寡調卹備至比沒經紀喪如禮焉

良器驛宰最知尚儒雅若木齋謝公海日王公亦器重之文善公壽倒囊輸粟乞冠帶榮終其身遍求文人鉅工詩文盈緗帙有足傳者是可謂知事其親者矣允中公嘗與楊隆共貲均利二十餘年竟無後語隆病幾年視之若兄弟百費惟共隆沒公與其子會計隆

已多費七金餘公毅然曰與而父交久忍逼其孤竟
不問茲不可以市道交例之也

愚夫先生師仲兄奇峯先生事之以父終其身當試禮
部時得奇峯赴哀毀甚即不欲終事同舍強之方寸
亂竟不成卷後奔宜陽扶柩暨戚屬歸次泗山舟牯
石漏先生顙天痛哭曰吾兄素善未應無葬所也柩
迴流不去呼小舟繫而舉之是精誠所感也兄弟五
人廬舍可四分之先生讓諸兄姪擇便有之但曰父

基弗構比於不孝吾屬廳事以存名耳別築居之鳴
呼吾親隱德顯功並見墓志及平海錄茲其逸焉者
也

允茂貞士性善知學有志名宗嘗自類族系雖未必中
古矩度然亦有可考者矣

希賢貞士幼向學能成文理巧慧絕倫百藝攻之即為
本業者忌知星歷人咸咨之足以應也處宗和以義
無長幼賢不肯愛敬之嘗夜宿嫺家有魯男子之行

馬

景望有弱病當母王宜人病時湯藥謹視扶起卧踰月
勞益病不衰遂偃僂失故狀人曰是知所以為人子
矣

家規輯畧下

黃氏孺人宗亮公繼妻有遠識當洪武初家以富號于
人曰夏金銀云孺人深自秘匿公嘗欲買隣人塘地
要約既成孺人止之後果有著令凡民作金銀交易

者勒從軍首軍頭目過里門孺人趨出以金釧投其車故左右隣若聶姓吳姓皆入尺籍吾宗獨免孺人之力也

甘氏孺人松雲居士妻性嚴正治家勤儉每蚤令小奴呼于庭曰家貲得過也要牽牛喫水家貲千萬要皮薄荷也求人故子婦而下無敢及炊而未起者

危氏孺人文煥公妻公沒家亦甚窘孺人忍饑績紡不忍棄夫業比沒遺業如公沒時

陳氏孺人用理公妻有丈夫志精巧女工筆管上刀筆
作瀛洲等圖寸許書滕王閣記不省脫點畫至今見
者稱絕藝嘗夜績課兒雲泉讀因曰雲爾夫子相後
必為學官泉卑亦作大夫後雲官二十年止教諭泉
通判蘇州進階五品人以方丈伯母焉

鄧氏孺人用珩公繼妻撫孫謨至不知有父母焉吾宗
繼母以慈愛著稱孺人為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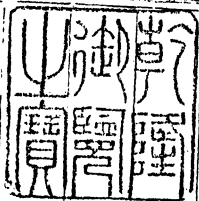
施氏孺人用璋公妻公少使酒難近孺人善調之以是

全恩免禍為多勤績紡雖老眵不廢

余氏孺人時瞻公妻公卒時孺人方壯撫孤以節自勵
嘗甘貧苦夜作不肯出下人語年六十迺終

王氏宜人愚夫先生妻良勝母也勤于績有業置室間
而亡之越月于隣家機上識之終不發人問其故曰
彼女子也惡名被之終身不滅矣沒之日宗婣無長
幼戚疏咸哀之至今語及尚有歔歔泣下者餘見行
狀及墓表

趙氏安人良勝妻也初歸余時尚少已省事荆布十年
列珠翠行無赧色人嘗給使假于嫺家應之曰非已
有而飾之益可愧矣餘行見墓志



東洲初稿卷七